

劳动教育视域下新时代高职学生工匠精神涵育路径研究

周舟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当前阶段的高职学生正处在技能习得与职业素养生成的交汇期，其学习重心逐渐由知识掌握转向操作能力与岗位适应能力的整合。本研究围绕劳动教育这一基础维度，对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内涵结构及其生成机制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路径设计，包括课程内容重构、实践情境延展、校园文化嵌入、教学方法调适、制度协同以及评价机制细化等方面。研究意在为高职院校推进“德技并修”提供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使技术能力成长与职业精神养成形成相对稳定的耦合关系。

关键词：劳动教育；高职学生；工匠精神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6.01.355

引言

在产业结构持续调整的背景下，制造业体系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要求已不再停留在“会操作”的层面，而更强调精度控制、质量意识与持续改进能力。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将劳动教育重新置于育人体系的基础位置，这一政策取向实际上指向了人才培养逻辑的再校准：从知识中心转向实践导向，并进一步延伸至价值塑造领域。就高职教育而言，学生未来所面对的岗位环境往往具有流程标准化与质量高要求并存的特征，仅靠技能训练难以支撑其长期发展^[1]。

一、劳动教育与新时代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关系

（一）劳动教育与新时代高职学生工匠精神涵育内涵相融

若从教育过程的结构来看，劳动教育更强调学生在真实或准真实情境中的参与程度，而教师角色则趋向于过程调控与经验提示，这种“弱控制—强体验”的教学形态，使学生在操作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对劳动价值的理解。实践观察中可以发现，当学生参与连续性操作任务时，其注意力分配、问题修正能力以及责任意识都会发生明显变化，这些变化并非来自外部要求，而是在反复实践中逐渐内化的结果。工匠精神的形成，同样依赖这种以主体体验为核心的学习方式，尤其是在技能反复打磨阶段，对细节的敏感度与对误差的控制意识，往往决定了最终水平^[2]。

从内容构成角度分析，劳动教育所涵盖的劳动观念、操作技能及劳动品德，与工匠精神的要素之间存在交叉重叠关系。高职学生在技能训练中，如果缺乏对操作过程的耐心投入，往往难以达到精细化标准；而当其逐渐适应高强度、重复性训练后，专注与稳定性便开始显现，这一过程实际上对应着工匠精神中“专注性”与

“精进性”的生成路径。此外，在部分专业实训课程中引入工艺改进或问题诊断任务，也会促使学生产生初步的创新意识，这种由实践触发的认知转变，比单纯理论讲授更具持续性。

将两者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下，可以看到，劳动教育并不是外在附加环节，而更接近于一种基础生成机制。它为学生提供了接触技术细节与理解职业规范的具体场域，而工匠精神则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的综合品质。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并列，不如说是层级递进：前者提供条件，后者体现结果^[3]。

（二）劳动教育与新时代高职学生工匠精神涵育价值同向

劳动教育和工匠精神涵育在价值导向上高度一致，都强调劳动创造价值，尤其在个人价值方面，劳动教育通过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和积极的劳动态度，使高职学生能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掌握职业技能，从而为就业、职业发展打下基础。工匠精神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追求卓越，专注于技能精进和工作质量，形成尽善尽美、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在社会价值方面，高职学生作为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群体，其素质和能力直接关系到产业发展和社会创新能力。劳动教育强调吃苦耐劳、认真负责、甘于奉献，而工匠精神进一步强化精益求精、持续创新，使学生在社会实践和工作岗位上能够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高价值。二者价值取向一致，既关注学生个人素养的提升，也注重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智力和人力支撑。所以劳动教育和工匠精神涵育在价值目标上同向，都是为了塑造高素质、能担当、有创新力的高职学生。

（三）劳动教育与新时代高职学生工匠精神涵育路径相通

从实施路径看，两者存在明显的重合区间，核心都

落在“做中学”的实践逻辑上。高职院校现行的劳动教育,大多依托专业实习、社会实践、勤工助学以及校园岗位等载体展开,学习场景往往带有一定的真实性或半真实性。在这些情境中,学生需要直接面对操作流程与任务标准,动手能力的提升往往伴随经验的累积逐步发生。有教师在实训观察中提到,学生在连续操作任务中更容易形成稳定的责任意识,而非短时课堂活动中的“应付式参与”。

工匠精神的形成路径与此并未出现明显分离。无论是专业实训、项目化实习,还是“工匠进校园”等经验分享活动,其关键环节仍然围绕操作反复、问题修正以及经验沉淀展开。学生在不断试错与调整中,对技术细节的敏感度逐渐提高,这一过程往往比理论讲解更具持续影响。在部分课程中加入微型项目或情境任务后,学生的参与深度会发生变化,这一点在机电、数控等专业表现得较为明显。

评价方式上也呈现出某种衔接关系。劳动教育侧重过程性表现,例如参与频率、操作熟练度以及任务完成情况;而工匠精神的判断更偏向结果质量与行为特征,如专注程度、精度控制以及改进意识等。两类评价标准并未割裂,而是处在递进关系之中:前者偏基础,后者指向更高层级的要求。换个角度看,工匠精神更像是在既有劳动经验基础上的“再加工”,强调对细节的持续优化以及对质量边界的不断逼近。路径上的相通,使得学生在日常实践中逐步完成由技能掌握向职业精神内化的过渡,这一转变并不突兀,而是随着实践累积自然显现^[4]。

二、劳动教育视域下新时代高职学生工匠精神涵育路径构建

(一) 加强基本内容建设,筑牢工匠精神涵育根基

工匠精神并不会自发出现,其背后需要较为稳定的知识结构与价值框架作为支撑。从课程层面观察,若仅停留在技能训练,学生容易形成“完成任务即可”的操作取向,对质量与标准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表层。因此,在劳动教育内容设计中,有必要将劳动价值观、职业伦理以及基本规范纳入同一体系,而不是零散分布于不同课程模块。

在课程实施层面,单一技能训练已难以支撑复杂岗位需求,一些院校开始尝试将职业伦理、劳动法规与安全操作要求嵌入实训环节,使知识结构呈现出交叉状态。也有学校将岗位标准提前引入教学情境,这一做法在初期会增加学生的不适应感,但一段时间后,学生的操作习惯会出现调整。个别教师反馈,学生在面对明确

标准时,更倾向于进行自检,而非等待外部评价^[5]。

(二) 深化劳动实践进程,提升工匠精神涵育实效

高职教育中,实践环节本身占比较高,但实际效果差异较大。有的实践停留在流程完成,缺少后续修正与反馈,学生往往关注“做完”,而不是“做好”。这一点在短周期任务中尤为明显。若实践缺乏连续性,即便次数增加,也未必带来质量提升,因此有必要对实践结构进行重新梳理,而非简单叠加活动数量。

校内实训的优势在于可控性,任务标准、时间节点以及评价方式都较为明确。如果在设计中加入精度要求、重复操作以及差异对比,学生对细节的注意力会被放大。有教师在教学记录中提到,连续三次以上的重复操作,往往是学生形成稳定手感的关键节点。校外实践则呈现另一种状态,真实岗位的不确定性更高,学生需要在复杂环境中作出判断,这对其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调研数据显示,实习周期较长的学生,在操作稳定性和问题识别方面表现更为成熟。

(三) 营造劳动光荣氛围,优化工匠精神涵育环境

我国成立之初就有着“劳动最光荣”的思想,整个国家建设围绕着工农业开展。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新时期的年轻人对于劳动光荣的理念却越来越模糊,所以重构劳动光荣理念,营造劳动光荣氛围,对于构建工匠精神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教育阶段,营造劳动光荣氛围能让学生受益一生。环境因素对行为取向的影响较为隐性,却持续存在。对尚处于职业认知形成阶段的高职学生而言,评价导向与校园文化往往决定其关注重点。如果评价体系偏重理论成绩,实践投入容易被弱化,这种现象在部分院校并不罕见。这就构成了对学生评价的偏颇,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对学生全面发展有着负面影响。

一些学校已开始调整评价结构,将劳动表现纳入综合考核,例如设置劳动学分、建立实践记录档案,或引入技能竞赛成绩作为参考指标。其作用不在于精确计量,而更接近价值引导——学生会意识到实践表现具有实际意义。与此同时,榜样示范也在发挥作用。技术能手或优秀毕业生的经验分享,使“精益求精”不再停留在抽象层面,而是转化为可感知的行为路径。同时,这些学校的传播方式也在变化。除了传统展示渠道,线上平台逐渐成为重要补充,学生作品更容易获得反馈,“被看见”本身会影响其投入程度。当然,硬件条件仍是基础变量,设备状况与实训环境会直接影响操作质量。如果基础条件不足,再高的要求也难以落实。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学生对技能精度与工作质量的关注会逐渐稳定下来,这一过程往往缓慢,但一旦形成习

惯,变化较为持久。

(四)改进劳动教育方法,增强工匠精神涵育活力

劳动教育的方法直接影响工匠精神涵育的效果,传统的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往往停留在简单的理论讲解或单一的操作训练上,缺乏创新性和互动性,这在高职教育中尤其明显。所以要想有效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就需要改进劳动教育的方法,让学生在实践中主动参与、积极思考。首先,可以采取项目化、任务化和情境化的教学方法,将劳动教育与专业技能训练紧密结合。相关院校可以利用企业模拟项目、创新实训任务或者社会服务活动,让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理解劳动的价值,体验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其次,强调探究式和反思式教学,让学生在劳动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发现不足、优化操作流程,形成自我提升和持续改进的习惯。再次,鼓励团队合作和师生互动,通过小组分工、师生协作和讨论交流,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同时培养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

(五)借鉴劳动教育制度,强化工匠精神涵育保障

高职院校在开展劳动教育时,应借鉴成熟的劳动教育制度经验,将制度化管理和评价机制融入工匠精神培养全过程。首先,要建立完善的课程制度,将劳动教育课程和实践活动纳入学分管理,确保学生必须参与劳动实践,形成制度约束力,同时确保工匠精神培养具有持续性和规范性。其次,可以制定奖励与激励机制,比如设立“优秀劳动实践生”“技能标兵”“工匠精神示范奖”等,通过表彰和激励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校园文化。此外,要建立多元化实践平台,如校企合作实训基地、专业实习岗位、勤工助学和公益劳动项目等,为学生提供丰富、稳定、长期的实践机会。制度化的安排让劳动教育和工匠精神涵育不再依赖临时性活动,而是成为高职教育的常态化内容,为学生专业成长和精神内化提供了可靠保障,使工匠精神在校园环境中稳步扎根。

(六)优化劳动考核评价,深化工匠精神涵育内涵

考核评价是检验劳动教育和工匠精神培养成效的关键一步,也是推动学生主动学习和精进技能的主要手段。传统评价往往只关注劳动任务完成的数量或基本技能水平,忽略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态度、专注度和创新精神,这与工匠精神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理念不符。所以高职院校在劳动教育评价中应进行优化,强调过程性与结果性并重。基于这一导向,首先相关院校要将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主动性、专注度、合作精神、创新能力纳入评价指标,通过课堂观察、操作记录、团队

评价等多种方式,全面反映学生的劳动素养和工匠精神表现;其次,可以结合专业实训和项目化任务,设计标准化评价体系,让学生在实操操作、作品质量、创新改进等方面得到量化反馈,引导他们不断反思、改进和提高;最后,注重多维度评价,既评技能,也评态度,还可以评学习成果转化应用的能力,使学生在劳动中不仅掌握操作技巧,还能培养精益求精、专注钻研和持续创新的职业精神^[6]。

结语

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精神品质,发源于劳动,根植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工匠精神,从2016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起,工匠精神就从行业话语转向政策话语,成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必需。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建设的主力军,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培养其以工匠精神的态度对待学习、科研和工作生活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总体来看,劳动教育与工匠精神涵育在内涵、价值和路径上高度契合,通过系统设计和有效实施,高职学生能够在劳动实践中逐步形成专注敬业、精益求精、持续创新的职业精神。研究表明,以劳动教育为依托开展工匠精神涵育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对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参考文献

- [1]肖遥.论高等教育中工匠精神的人文解读及培育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21):12-14.
- [2]刘春玲.新时代工科院校“工匠精神”培育路径探析[J].职业技术教育,2023(29):72-74.
- [3]常睿.新时代大学生意志品质培育的文化依循与现实要求[J].广西社会科学,2025(02):175-179.
- [4]李净,谢霄男.新时代大学生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与培养路径[J].学术探索,2025(05):136-143.
- [5]李楠楠,李瑶,赵晓利.新时代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路径探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3(30):90-92+97.
- [6]石晓刚.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D].山西财经大学,2024.

作者简介:周舟,男,1994年4月出生,汉族,河南省安阳市人,硕士,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